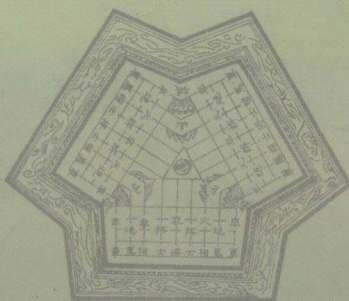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象棋史丛考

朱南铣 著



“洛阳新出土砖制古象棋盘一具，成六角形，分为三方。每方具将一，仕、象、马、车、旗、炮、大各二，卒三，共十八子。案吾国象棋，在隋唐以前，其式与今行者殊科。孟心史先生以为与今日欧洲通行之象棋相近，大致可信也。现行象棋之逐渐形成三十二子、二人对弈，其时间最早不能出北宋，至南渡初，乃有文献可征。此局三人对弈，盖仿温公七国象棋格局为之，易七国为三国。观于炮卒从火不从石，疑出于南宋以后，或亦受有当时平话方面说三国之影响，亦未可知。谓为汉魏间物，似过早也。”



中华书局

中国象棋史丛考

朱南铎 著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象棋史丛考/朱南铎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
2003

ISBN 7-101-03704-6

I. 中… II. 朱… III. 中国象棋—体育运动史
—研究 IV. G891.2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0055 号

责任编辑:张耕

中国象棋史丛考

朱南铎 著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5¹/₄ 印张·119 千字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 册 定价:10.00 元

ISBN 7-101-03704-6/K·1563



作者像



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文华殿

(左起: 周汝昌 吴恩裕 陈毓羆 周绍良 吴世昌
朱南铎 俞平伯 刘世德 邵荃麟 阿英)

目 录

谈我国最早的象棋谱·····	1
南宋的棋院和女象棋手·····	4
一块砚的故事·····	7
谈蒙满藏族的象棋·····	9
中国象棋的定型和盛行 ·····	13
北宋象棋及其变种 ·····	42
宋元明清棋谱概况和有关史料 ·····	88
打马考略·····	136
重编后记·····	156
附记·····	157

谈我国最早的象棋谱

杨官璘等同志编著的《中国象棋谱》第一集(人民体育出版社1957年版)中的《明、清两代象棋谱介绍》一篇,曾经谈到中国最早的象棋谱和最早的全局象棋谱两个问题。他们的意见是:“传说和臆测是很多的,有人说有过‘宋谱’,有人说有过‘元谱’,甚至有人说有过‘五代谱’,但都没有可靠的版本或资料作为佐证。”又说:“但很可惜,直到现在,我们还没能见到《金鹏秘诀》的原本,仅能从《适情雅趣》和《橘中秘》中所整理收集的一部分略知其规模;《梦入神机》也只能见到残缺不全的部分原版本,这不能不是一件很大的憾事。”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要比较乐观一些,愿贡所见,以便展开讨论。

关于第一个问题,据我看来,是有相当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的确有过宋谱或至少元谱的。

陈元靓的《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丁集卷四文艺门,介绍了象棋子法、棋分棋诀、局面诸名、咏象棋诗等。其中局面诸名包括称为“一字布阵”、“二龙争珠”、“三思疑惑”、“四门斗底”、“五通变现”、“六丁神将”、“七贤过关”、“八仙出洞”、“九曲黄河”、“十面埋伏”的十般局面,称为“高祖断蛇”、“太公钓鱼”、“王母偷桃”、“孙庞斗智”、“秦王出阵”、“真君斩蛟”、“子路打虎”、“孟明焚舟”、“孙臧诈死”、“谢女解围”的人名局面,和称为“野马跳涧”、“金鹅抱卵”、“引龙出水”、“蝴蝶双飞”、“老鹳打兔”、“猛虎出林”、“老蚌吸月”、“春莺绕树”、“灯蛾独立”、“白鹤翱翔”的兽名局面。一句

话,它记录了三十个残局的名目。

《事林广记》,现在最早的本子是元代至元六年(1340)郑氏积诚堂刊本。据书前题记,系在元泰定二年(1325)增补,初版当然早于1325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六七史部时令类,则考陈元靓为宋理宗时(1225—1264)人。如果不是在陈元靓以前早就有了残局象棋谱,他是不会把这些残局的名目收进自己编辑的类书的。陈元靓的生卒年份虽不清楚,但按成书的时间判断,他所见过的象棋谱无疑是宋谱。再者,从消极方面看,依照一般的说法,既然现代的中国象棋在刘克庄(1187—1269)的时代已经完全定型了,也不可能隔了两三百年,直到明代嘉靖以前才有象棋谱问世。因此,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中国象棋谱的历史大大提早,可说是非常悠久了。

顺便提一下,明王思义编的《三才图会》(1607年刊)人事一卷的象棋部分所列举的残局名目,与《事林广记》中的十般局面全同,只有十局。类书辗转引述,对原书的材料往往多所删略,然则陈元靓所见的象棋谱恐怕要比《事林广记》里收进去的还丰富得多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,即最早的全局象棋谱《金鹏秘诀》的存佚问题,我认为《金鹏秘诀》基本上保存在今传的《适情雅趣》和《橘中秘》里,而限于仅能从后两书中所整理收集的一部分略知其规模。

《金鹏秘诀》一名《金鹏十八变》。较早提到它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杨慎(1488—1559),他在谈兰亭、杜诗时说:“所记是棋势残着,元无《金鹏变》起手局也。”(《升庵集》卷五八)稍晚的谢肇淛(1573—1619以后)也只说:“《金鹏变势》略备矣,而尚有未尽者,盖著书之人原非神手也。”(《五杂俎》卷六)他们不过叙述这是全局象棋谱,没有明言它有多少卷。可是,这部书常见于私家书目,例如:

高儒《百川书志》(1540年作)卷十一:“《象棋金鹏十八变》,二

卷,不著姓氏。起行变胜之势也。谱前述洪迈丞相论,及行子指明。”

赵用贤(1534—1596)《赵定宇书目》:“《金鹏秘诀》,一本。”

徐爌《红雨楼书目》(1602年作)卷三:“《金鹏十八变棋势》,一卷。”书至清初犹存:

钱谦益《绉云楼书目》(1650年作)卷二:“《金鹏秘诀》。”

钱曾《述古堂书目》(1669年作)卷四:“《金鹏十八变》,四卷,二本。”

除了最晚的钱曾以外,都说共一卷或二卷,本数则是一本。

今《适情雅趣》卷首的“金鹏十八变前集目录”,从得先顺炮横车破直车弃马局到得先屏风马破当头炮局,共二十一局;“金鹏十八变后集目录”,从饶先顺炮横车破直车局到饶双马破斗巡河炮局,共三十局。正文卷九、卷十全局着法,也共五十一局,除次序稍颠倒外,完全一样。《橘中秘》的全局部分大同小异。两书扉页右上角又都题作“金鹏十八变”。而且,《适情雅趣》书前的长约三百字的《棋经论》大概就是高儒所说的洪迈丞相的《论》(可能是托名洪迈)。由此可见,《适情雅趣》里面的这二卷,即相当于明代诸家书目所著录的二卷(或作一卷),大体上无甚出入,并不是“精选”其中的一部分。到了钱曾,才著录四卷,可能是把二卷再分为四小卷的缘故,比方说,以得先、饶先、饶单马、饶双马各各成立一卷;而装订为二本。如果这个推断与事实相差不远的话,那末,我们可以说,《金鹏秘诀》里的明代流行的顺手炮等布局,连同书前对象棋着法有比较中肯的分析的论文,这些宝贵的资料今天已经完全保存了下来,或者几乎完全保存了下来,这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。

(原载于1961年12月18日《体育报》,署名一粟。)

南宋的棋院和女象棋手

一般公认,现代象棋定型于刘克庄(1187—1269)的时代。他在一首五言古诗——《象弈一首呈叶潜仲》中所描述的棋盘、棋子和着法,与今天的完全相同。这首诗作于1219年以后。这一型制已被写入诗词,可见它流行的年代至少还可以上溯约百年之久,即距今八百多年以前。

要说明这一点,得从翰林待诏谈起。一提到翰林院,很容易联想它是封建社会中的所谓“清秘堂”。文人们中了进士,如果选入翰林,不但身分高贵,还是“正途出身”的升官捷径,由于与皇帝之间的承旨应制等文字关系,可以逐渐位至宰相。至于待诏,只是翰林院最低的一级官员(从九品),掌管校对章疏文史之类而已。其实,这是明、清的制度;在唐、宋时代,并不完全相同。唐代的翰林待诏,虽然一样是为皇帝私人服役的,但范围要广泛得多,除了文学家、经学家以外,还包括宗教徒、化学家(炼丹的)、占卜命相的术士、医生、书画艺术家等等,其中就有擅长棋类游戏和各种杂技的人才在内。比如唐玄宗时的王积薪、德宗时的王叔文、敬宗时的王倚、宣宗时的顾师言、僖宗时的滑能等人,全是围棋能手。王叔文原是专陪太子李诵下棋的,当这位久病在床的太子做了皇帝,王叔文掌握政府实权,嫌自己的出身低贱,把翰林院中的医卜星相及弈棋等待诏一概罢免。尽管如此,后来还是恢复了。恢复的原因大概是最高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精神生活的空虚,不得不继续豢养一大批有专门技能的甚至靠迷信吃饭的供奉队伍吧!

到了北宋,棋待诏依然活跃着。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卷二曾经提到:“太宗时,有待诏贾玄,以棋供奉。”宋真宗乾兴元年(1022)中书建议:“旧制:翰林医官、图画、琴棋待诏,转官止光禄寺丞。天禧四年(1020)乃迁至中允、赞善、洗马、同正。请勿逾此制。”(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五,《选举考》八,《方伎》)这段言论固然是狃于轻视琴棋书画及医学等专业的偏见,把他们与文学待诏强加区别、限制其官职升迁而发的,却足以说明北宋有为数不少的棋待诏存在的事实。但从什么时候起,才有象棋方面的待诏呢?现存的文献证明,当不迟于南宋初年。

周密(1232—1298)在宋亡后所撰的有关南宋京城生活的专著《武林旧事》卷六《诸色伎艺人》一条,列举“御前应制”、“御前画院”、“棋待诏”等五十五个行当,约五百余人,其中的“棋待诏”一项说:

“郑日新(越童),吴俊臣(安吉吴),施茂(施猢猻),朱镇,童先,杜黄(象),徐彬(象),林茂(象),礼重(象),尚端(象),沈姑姑(象,女流),金四官人(象),上官大夫(象),王安哥(象),李黑子(象)。”

在诸色伎艺人中间,最早的有不少是北宋画院待诏,南渡后仍任待诏,最晚也有南宋末年的。主要则是宋高宗、孝宗(1127—1189)时人。例如“丁未年拨入勾栏弟子嘌唱赚色”就是淳熙十四年(1187)的事情;而《武林旧事》卷七据《德寿宫起居注》明言:“淳熙八年(1181)正月元日……是岁太上圣寿七十有五……上侍太上于楞木堂香阁内说话,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”,与棋待诏一同召入的孙奇正是五十二个“小说”人之一。南渡后,统治阶级竭力粉饰太平,点缀繁华,设立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官方弈棋机构,比起日本庆长十二年(1607)创建的棋院来,要早四五百年。尽管它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,应该注意,在这拥有待诏十

五人的棋院里面,象棋有十人之多,占了总数三分之二。这在客观上不但反映北宋称围棋为“大棋”,对象棋而言,表示一尊一卑,此种偏见开始有所改变,象棋已逐渐获得重视。而且,从棋艺发展的角度来看,如果不是象棋趋向于定型,换句话说,即与后来刘克庄所描述的现代化象棋相同,如果不是这一形制的象棋已经在技艺上前进到相当的高度,那是决不会产生这样的盛况的。合之宋高宗母亲韦妃所下的象棋有三十二子,有九宫,有单一的将等等,我们假定现代象棋的流行开始于北宋末,大盛于南宋初,当与事实相差不远。

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,象棋待诏里有一位女性沈姑姑,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留名的女象棋手。可惜,关于她的历史已经失传,连真名字都无法知道了。明代的陈继儒是比较关心民间技艺的文人,他在校刊《武林旧事》之后,写了一部《太平清话》,其中也只说:“孝宗奉太皇寿,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,棋为沈姑姑……皆一时慧黠之选也”,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。在这十五人中,如:郑日新是越州(今浙江绍兴)的著名神童,小时候就擅长围棋,故外号叫“越童”;吴俊臣是安吉(今浙江湖州)人,外号叫“安吉吴”;施茂外号叫“施猢猻”……。从他们或她们的名号看来,无疑都是出身于民间的棋手,大概由于生活的压迫,只好去伺候宫中的宴会娱乐。封建社会的记载对于民间艺人向来是不屑挂齿的,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他们的事迹。凭借《武林旧事》无意中保留下来的一则文字,使今天还能约略窥知南宋的象棋手的活动情况,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、难能可贵了。

(原载于1962年8月13日《体育报》,署名一粟。)

一块砚的故事

1787年冬天，浙江杭州的渔民在临平湖里网获一块砚，这砚是绿色的端石制成的，形状像蝉腹，长宽各三寸多。当时被诗人王昙以银币二十元购得，后来转赠给袁枚；袁枚特地为它作了一只檀木匣子，珍藏起来，并且在1794年广泛征求同时诗人唱和，以资纪念。为什么要这样重视呢？原来，据说它是杰出的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（1236—1282）的遗砚。如果可信的话，从象棋史的角度来讲，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。

沿砚的左边直到顶，刻着谢翱（1249—1295）的铭文，上面除了叙述文天祥殉难的第二年即1283年另一爱国志士谢枋得（1226—1289）在杭州找到这块砚以外，还说：“忆当日与文山象戏，谱‘玉屠金鼎’一局，石君同在座右。”意思是：当年与文天祥同下象棋，文天祥作“玉屠金鼎”一局棋谱，就使用这砚而写成的。

我们知道，文天祥是很爱好象棋的，而且棋艺相当高超。他的集子里有四首诗，题目叫做：“象弈各有等级，四绝品四人高下”，分咏他的棋友周子善、萧耕山、刘洙、刘澄四人，说二刘的棋艺不相上下，但不及萧，萧败于周，周又败于文天祥自己。这诗大约作于1262—1263年间，正是他自从1259年极力主战、反对迁都逃避、上疏请斩投降派太監董宋臣，因而罢职家居的时候。经过了无数次艰苦的斗争，1278年被元兵所俘，囚禁在北京兵马司，他始终坚贞不屈，最后在1282年慷慨就义。在漫长的牢狱岁月中，文天祥除了读书写作、继续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以外，也常下棋。这些“棋弈、

笔墨、书册”，在临刑之前，都被元朝副宰相麦术督丁下令没收了。

根据宋、元人的记载，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：当他家居的时候，喜欢河浴。大热天，他和棋友周子善等在水面上不用棋盘而举行象棋比赛，别人被河水浸久了，坚持不住，他却愈久愈乐。可见文天祥十分重视锻炼身体，象棋和游泳的本领都很出色。由于擅长这一文娱活动，他选了最精采的四十局，命名从“玉屠金鼎”到“单骑见虏”，逐一画成图，并注明着法。“玉屠”是他家乡江西吉州的山名。可惜这四十局棋谱没有能够流传下来。十几年前，有人在福州的破烂旧书中发现夹着一张“文丞相玉屠金鼎图”，究竟是不是他的作品，现在还不易判断。

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即：如果绿端蝉腹砚没有疑问，那末，谢翱所说写作“玉屠金鼎”象棋谱的年代大概在 1276 年左右，地点则在福建，因为那时南宋都城杭州沦陷，文天祥开府南剑州（福建南平），组织群众武装力量，谢翱毁家纾难，带了五百多人投到他的部下，担任咨议参军的职务。在兵荒马乱的当儿，谢翱自己的笔砚也散失了，后来经人找着，已经顶秃足折，他曾写了一首长诗《文房四友叹》，悲愤地发出“璞在吾怀足何罪，恨不雪耻酬诸姬”和“平生国士立墙下，誓死守此漆身哑”的誓词。文天祥壮烈牺牲之后，谢翱见到遗砚，睹物怀人，痛失一向爱戴的领导兼良友，目击大局更难挽救，自然格外哀伤。试看他的砚铭末尾的韵语虽只短短十三个字：“洮河石，碧于血，千年不死茭宏骨”，政治感情何等激昂！这与后来他登上严陵钓台吊祭文天祥、击碎竹如意而作的《西台恸哭记》，同为震人心弦的文字。将近七百年了，这种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应该是仍然值得我们称道的。

（原载 1962 年 3 月 12 日《体育报》，署名一粟。）

谈蒙满藏族的象棋

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文献证明,除了汉族以外,兄弟民族有着同样爱好象棋的悠久传统。本文试图就蒙族、满族和藏族的象棋,提供一些材料,以备体育史工作者参考。

一、蒙 族

蒙族象棋开始的年代虽然不大清楚,但至少在明万历六年(1578)俺答汗迎三世达赖索南嘉错到青海的时候,已经有了明确提到象棋的正式记载(参看札囊泽岑《东蒙古及其王室史》第229页)。1768—1774年德人帕拉斯曾见蒙人在冬季常下象棋,喇嘛尤其擅长,棋盘和棋子的形状都和国际象棋一样(《蒙古民族史事丛编》第一册,第233页)。帝国主义者从今内蒙古自治区盗走的象棋,不下六副之多,收藏在瑞典人种学博物馆等处,据蒙台尔《蒙古棋和棋子》(载瑞典《人种学》杂志1939年第二期)所述,它们一般是立体的木制棋子,雕刻成狮或虎(相当于后)、骆驼(相当于象)、马、车和人(摔跤、弄乐器或读写等,相当于兵);王则刻成骑马、坐轿等姿态的王公,头戴有翎的满官帽,想必流行于清代。着法也和国际象棋完全相同。

在汉文记载方面,常熟人徐兰康熙中(约1688)到过内蒙古一带,作有“塞上集唐六歌”,其中“蒙古棋”一首的小序说:“局纵横九线,六十四野。棋各十六枚:八卒、二车、二马、二象、一炮、一将,别以朱墨。将居中之右,炮居中之左,上于将一野,车、马、象左右列,

卒横于前。此差同乎中国者也。其棋形而不字,将刻塔,崇象教也;象刻驼或熊,迤北无象也;多卒,人众以为强也;无士,不尚儒生也;棋不列于线而列于罫,置器于安也;马横行六罫,驼横行九罫,以驼疾于马也;满局可行,无河为界,所为随水草以为畜牧也;卒直行一罫至底,斜角食敌之在前者,去而复返,用同于车,嘉有功也。众棋还击一塔,无路可出,始为败北。”按照这个说明,清初的蒙古象棋大体上同于国际象棋。王可以刻成塔形;狮虎(后)可以刻成炮形;象除刻成骆驼外,也可以刻成熊。“马横行六罫”,应当理解为:在日字形的六格中,马从一角斜走到对角。“驼横行九罫”的“横行”显然同样指斜行,“九罫”则是算错了,“九”当作“八”,因为既说“局纵横九线,六十四罫”,斜角只有八罫,不可能有九罫,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说驼斜行可以从第一格到第八格。剩下的,卒直行到顶变为车,也许是一个稍微不同的着法,但也可能是变为炮的误忆。如果后者属实,那末就与今天的国际象棋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。当然,棋子的形象会有许多变化,例如狮虎又可刻成狗,卒刻成小狗等等,有人认为狗是游牧经济的保卫者,这反映蒙族生活,自有相当理由。

二、满 族

满族的前身女真族,早在十一世纪就已经从祖国东北的松花江和黑龙江一带迁入内地,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先进的经济和文化,与汉族融为一体。宋宇文懋昭的《大金国志》卷一二说,金熙宗完颜亶年轻时,“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,后能赋诗染翰,雅歌儒服,分茶焚香,弈棋象戏”;卷一三又说,海陵炀王完颜亮“好读书,学弈、象戏、点茶,延接儒生,谈论有成人器”。这是女真族从汉族传入象棋的明证。完颜亶在 1135 年即位,1149 年卒(完颜亮稍晚,1149 年即位,1161 年卒),大约与宋徽宗赵佶同时;当时在汉族社

会的文化生活中,象棋已占相当显著的地位。“大金国志”里虽然沿用“象戏”这一名词,实际上指的是南宋初年的象棋,因为北周象戏到初唐已经失传了。

乾隆时编的《清文鉴》卷一九技艺部戏具类,有象棋一词,满文是“ganggu”,可见满族也盛行象棋。嘉庆时满人德灏就是一个象棋爱好者,他曾为“梅花泉”写过序。近人每多援引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一类笔记,认为满族下的是一种与一般不同的所谓“满洲棋”。这条记载最早见于雷震的《新燕语》(《满清稗史》本),他说:“余旅京时,见象棋之中,又有所谓满洲棋者。其法:敌手仍置十六子;行满棋者,置将士十二(将一、士二?)、象二、兵五外,余仅三子,能兼车、马、炮三用。故一交手,便纵横敌境,守者稍不慎,满盘皆无补救。”其实,这不过说明,清末北京满族下的象棋中有一种形式:一方十六子;另一方十三子,即除将、士、象、卒十子外,其余三子兼车、马、炮之用。这一变种在南方也流行过,而稍有差异,例如一方十六子,另一方十一子,即除将、士、象、卒外,只一子(比方说,车),能兼车、马、炮之用。我二十多年前在北京所见,满族一般下的象棋,与现代象棋并无不同,还出现过不少高手。

三、藏 族

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下编卷六提到金川藏族下的棋有两种,其中一种名叫“孔屑”,“与汉人大马赶将军戏同,无象棋、围棋诸戏”。有人怀疑它可能是藏族的象棋(见《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》第六辑,第46—47页)。但这里所说的大马赶将军,恐怕类似南京一带的十六赶将军的游戏,与象棋无关。据我所知,藏族下的象棋即国际象棋。法帝国主义侵华分子休克在1844—1846年化装喇嘛潜入拉萨,在昌都地区阿兰多与丹达之间的郎吉宗地方,所见藏族的象棋,着法与国际象棋相同,若干术语也与后者接近(《西藏行纪》第